

# 《當代中國文學名作鑒賞辭典》

## 香港文學部分條目選

(上)

李今  
艾曉明

說明：《當代中國文學名作鑒賞辭典》是由國內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多位專家學者合作撰寫的一部大型工具書，全書總計一百二十萬字，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中國大陸文學作品及抗日戰爭勝利以來的香港、台灣的文學作品中選出具有代表性的名篇佳作列入條目。每條以作品標題為題，下列作者簡介、內容概要、作品鑒賞三部分內容。入選的作品點計達三百餘篇（部），包括短、中、長篇小說，散文或散文集，詩篇或詩集。該書將由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書中香港文學部分的條目審定人為柳蘇、艾曉明、李今。以下是香港文學部分條目的作品鑒賞：

### 窮巷

侶倫

文苑書店（香港）一九五二年

《窮巷》是侶倫的代表作，也是四五十年代香港文學的拓荒性作品和奠基之作。小說背景是戰後的香港，表現了由戰爭轉向

和平建設時期的社會、人物、生活與意識形態。反映了人們了結戰爭的創傷，邁向新生活的艱辛、挫折和激情，他們的際遇、掙扎和希望。《窮巷》描寫的是最窮困最底層的人民，這些「在戰爭中獻出良心也獻出一切却光着身子復員的人，一直是光着身子」，社會沒有因為他們付出而格外加以賞賜。莫輪在戰爭中致殘，戰後還要拖着殘腿大街小巷地收破爛，以維持自己最起碼的生活；曾穿梭於硝煙瀰漫的戰場，為戰爭吶喊的高懷，戰後靠筆却餬不了口；杜全在戰爭中出生入死，戰後却連工作也找不上。相同的命運把他們聯繫在一起，他們沒有怨天尤人，為了對付「窮困」，改變生活，在窮巷又展開了一場人生的新戰鬥。無疑在客觀上，他們都是戰敗者，小說從始至終圍繞着他們欠租還租的基本線索而展開，他們幾個窮漢掙扎奮鬥的結果是終被包租婆趕了出去，無立錐之地。杜全甚至因不能忍受失戀、失業以及別人對他的侮辱而自殺身亡。但在精神上，他們是勝利者，是擁有着最多的人情、友誼和良心的巨人。杜全是為了能讓莫輪報仇而自願認罪的，即使最後自殺，他也認定「朋友們：我們是有前途的！」他的死不是因為不能戰勝外界，而是不能戰勝自己，小說結尾

正處於幾個主人公被逼到絕處，但對於每個人來說，又是一次新的開端，是了結了宿怨舊帳，認準了自己的生活目標必然會出現的一次絕路逢生。所以儘管小說結束在悲劇上，却充滿希望和信心。與今天的香港文學恰成對比，《窮巷》不是揭示生活的富裕，精神的貧乏和空虛，而是相反，展示生活的窮困，精神上的富裕和充實。它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四五十年代香港的意識形態，表現了「向前頭去吧」，「我們是有前途的」這一樂觀心態。《窮巷》最初於一九四八年在夏衍主編的《華商報》副刊《熱風》上連載，也許由於小說連載形式與「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說書在某方面有相像之處，《窮巷》的形式接近章回小說，內容安排很清楚地分出章節段落，每章還冠有小標題，而且在每個人物出場時都先有一個簡單的介紹，這些都說明這部長篇小說的形式是很傳統的。《窮巷》作為侶倫創作後期的作品，反映了他對社會題材的關注，視野的擴大和小說創作技巧的圓熟。特別在結構上，故事的發展始終圍繞着償還欠租與追索欠租的矛盾，以此把小說的幾個主人公的命運聯繫在一起，主線單純而集中。支線又錯綜複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奇遇和奇禍，最後作者用一隻水煙筒把無聯繫的人扭在了一起而導致連環奇禍。奇中見巧，又合情合理，一環扣一環，推向高潮。人物有神秘感是侶倫創作的一大特點，在這部長篇小說中主要表現在白玫身上。小說開端即寫到白玫在深夜的海邊自殺獲救，從而引起讀者對她來龍去脈的興趣，但作者採取了懸置的技巧，一直讓白玫把自己的身世隱而不露，又讓她與高懷出外購物時突然失踪，到最後揭示白玫的身世時，小說已接近結尾了，這個人物在讀者心中布滿疑團，使神秘的色彩貫穿始終。總的來說，在人物的塑造上，這部小說也是比較傳統的，作者基本採用的是一種外部行為的描寫方法，小說代表了四十年代末香港社會寫實小說達到的水平。（李今）

## 太陽下山了

舒巷城

南洋出版社（香港）一九六二年

舒巷城是一位知名的香港鄉土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太陽下山了》即代表了他在這方面的成就和風格。小說以四五十年代的香港為背景，書中所描寫的鯉魚門內的筲箕灣、空曠的沙地、「少林廣」的賣藝、說書，還有引人垂涎的大牌檔，都是作者的童年給他留下美好回憶的景物。他通過孩子們的嘴深情地唱道：「鯉魚門的太陽是全香港最大最美的太陽」，「鯉魚門的月亮是全香港最大最美的月亮」，抒發了作者對生於斯，長於斯，使他一輩子受用不盡的故鄉最深摯的感情。在這部作品裏，作者描繪的是下層社會：說書人、工人、賭徒、貧民區的孩子等等，寫的是人間的哀愁，如莫基仔餓得偷人月餅，最後因無錢醫病而喪命；林江被人罵為「油瓶仔」，可實際上，他連油瓶仔都不如，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他的後爹林成富因生意失敗，好賭成性，最終醉酒而死於車輪下。面對這樣的人物和題材，最直接的反應一般是沉痛、悲憤、控訴之類的激烈情感，但作者却從一個孩子的視角，從「永遠發現新的東西，發現可愛的東西」這一孩子們的心靈出發，把悲苦和辛酸淹沒在深摯溫暖的人情之中，淹沒在成長和希望的光明之中。在這裏，孩子的視角與作者本人對童年和故土的美好回憶十分融洽地揉和到了一起，孩子的眼睛正是作者籠罩全文的追懷的光暈。小說中洋溢的戀鄉的深厚感情又是與濃郁的地方色彩相映生輝的。牛腩粉檔、艇仔粥檔、咖啡紅茶檔……把這些專賣食品的大牌檔稍加點染，一個熙攘、吵鬧、繁忙的香港就會出現在人們眼前。還有張七皮開的講古檔，少林廣的賣武檔，專寫書信、招牌字的街檔，加上發霉的「白鴿籠」，「油漆未脫」的番工衫共同構成了香港特有的景物。銀寶、月餅、蠟燭、月光衣紙、紙紮的魚燈，還有孩子們為強迫店東饋送給他們蠟燭而調皮地唱的兒歌：「鯉魚一動，事頭要把蠟燭送，若然不送，罰你一世窮」，烘托出中秋節晚上拜月的熱鬧場面，形成了一組組的風情民俗的圖畫，使小說散發着地方化的鄉土氣息。作者對故鄉和童年的眷戀與熱愛使小說通篇洋溢着一種理想化的單純的美感，林江是善與希望的象徵。他雖然是個孩子，也從不坐張七皮的破席，但他聽完說書，仍「把袋裏僅有的一毫

子輕輕放進罐子裏」。當他得知莫基仔去世後，就把過年得到的三塊「利是」錢送給了莫基仔的弟弟妹妹。當母親把他的身世告訴他後，他懂事地回答「我怎樣也不會離開你和小松。……媽，只有你才是我真正的母親！」林江的善並未使他喪失童真，他和別人打架弄髒了衣服，害怕回家挨媽媽的罵，就把弟弟也捲入戰爭。還有他對張先生的記仇，以及後來耐不住好奇心，偷偷觀察張先生，都反映了孩子特有的心理。林江如饑似渴地讀書，默默地觀察成人的世界，在心中暗暗確定自己未來的位置，立下「拚命工作，拚命學寫稿」的志向，他的早熟和成長預示着一個充滿生機和希望的未來。

(李今)

## 酒徒

海濱圖書公司(香港)一九六三年十月

劉以鬯

《酒徒》被評論界譽為「中國首部意識流長篇小說」，儘管作者對此提法「很感不安」，但當時他的確以一種實驗精神和創新意圖創造了「一種現代中國作品中還沒有人嘗試的形式」，成功地吸收和借鑒了西方意識流小說的技巧和方法。《酒徒》並不是通篇都以小說主人公的意識作為基本題材的小說，作者還讓他在一個外部世界和外部衝突中活動，具有一定的情節性，從這點上說，《酒徒》是傳統小說和意識流小說的混合物。《酒徒》的外部結構以主人公的醉與醒，醒與醉；從現實到夢幻，再從夢幻到現實的一種循環形式進行，從而把小說分成了兩個部分。一是主人公在「醒」時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構成了小說中寫實的情節，其間還大量穿插了主人公對現實世界，尤其是對文學的所感、所想和所思，為了充分顯示這部分內容的心理活動和主觀思維性質，作者以括號為記。主人公的這些神思玄想的甚至可以當作相對獨立的短文來讀，其中集中了作者零散的眞知灼見。二是主人公在醉酒後的幻覺和幻像。它們在切割、時空交錯、自由聯想

中紛至沓來，意識被打成碎片，在意象和意象之間、思想和思想之間、事件和事件之間往往不能直接找到符合情理的聯繫。這種無條理性和不連貫性正是意識流小說家為逼真反映意識的隱秘特性所刻意追求的效果。但《酒徒》作者不能徹底接受「非邏輯」，因而，他非常巧妙地為他所描寫的「非邏輯意象」找到了合邏輯的依據。所以粗心的讀者也不一定會為這種缺乏聯繫而喪失閱讀興趣，因為這與醉酒的胡思亂想很合邏輯，而細心的讀者又可在主人公的醒與醉之間，根據他的身分、情緒，把懸置和打亂的內容再重新聯繫起來，從中提取出某種意義。為了表現這部分如萬花筒似的繽紛幻覺和幻象，發洩如火山爆發般的激烈情緒，作者相應採用了跳躍性的和抒發性的詩的語言和詩的形式，所以，《酒徒》也可以說是詩和小說的混合物。從這部小說的內在結構來看，小說主人公與麥荷門、莫雨；與張麗麗、楊露等的關係，恰恰構成了主人公在愛情和事業這兩方面的人生大事；而他們之間的關係本身也正是現代社會和人的具體體現。他們之間的所有矛盾糾葛一次次比一次沉重地把小說主人公推向絕望，可以說，小說中的所有人物和線索最後都指向一個絕境，小說將近結尾部分出現的雷老太太正是這個絕境的象徵。雷老太太的自殺可以有兩種解釋：或許是因為酒徒殘酷地打破了她和酒徒錯當作自己兒子的幻覺，使她沒有勇氣再活下去；或許是她正為這個幻覺所害，正像她臨死前所說，她生了個逆子，沒有理由再活下去。不管為何，任何一方的絕望都把她置於絕地。雷老太太這一形象對全書既是概括，也是升華，她有力地把手小說的意義抬高到一個嶄新的形而上的境界。她把酒徒錯當作自己去世的兒子的行為特徵，與酒徒本人內心中癡戀在商品社會中死去的文學事業和神聖的愛情具有着某種共同性；而她最後的絕望心境也正是酒徒或為承認了文學和愛情已經死去的這一殘酷事實而絕望；或為拒絕承認這一事實，而對其現狀痛心疾首的精神體驗。《酒徒》從裏到外全面展示了主人公對社會、對人類、對人生，甚至是對自己的絕望，他雖不滿一切，但無力抗爭，只能以醉酒來逃避和麻醉自己對眞相的了解，對現實世界的意識。但醉後總有醒時，要完全做到這

一點，就只有死亡。《酒徒》所創造的這個絕望的世界，反映了在商品社會中，人的精神意義的崩潰，面對這個不可挽回也無法重建的價值體系的崩潰，人在內心中所普遍感受到的迷惘、矛盾和混亂，痛苦、煎熬和危機。作者於小說中所表現出的敢於絕望的勇氣，從精神上貼近了西方現代主義對人類生存困境的認識。

(李今)

## 木

吳煦斌

見《牛》，素葉出版社(香港)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木》中只寫了三個人物，但意蘊豐富。作者從人與人的相互溝通、人對藝術的認識了解着筆，經過曲折深入的開掘，表達出充滿激情的主題——藝術自有其長久的，不可剝奪的生命力。敘述從「我」，一個年輕的詩人去探訪一個曾經是詩人的老者開始，這探訪緣於和「她」的結識，在一次聚會時，我和她同時注意到一隻蜻蜓，一隻「穿過這許多塵埃和寒冷來到城市」的蜻蜓；然後她念了這位老詩人關於蜻蜓的詩句。心靈在這美麗的瞬間相遇了，這詩意，成爲我與她情感共鳴的媒介。如果作者的思路沿着這一線索發展下去，這很可能是一個愛情故事，但吳煦斌一貫的表達風格不是這樣。她不在意人物與事件那種容易被察覺、被猜測的明顯的戲劇性，她所着力表達的常常是更爲晦澀、朦朧的東西，如不同的個性、不同的精神世界之間的距離以及穿越這距離的艱難。對人與事深入的了解可能打破隔閡，令距離縮短，但也可能加深隔閡，溝通的困難尤在於此。《木》中，我通過各種途徑探求、查詢、搜集老詩人的詩篇，終於發現了一個獨特的藝術世界，我與她却「在時間的錯失中落空了」，她不願意接受那些包容了生活的多重面目的詩，「爲什麼寫這許多碎裂、毀壞了的東西？」理解的歧異，令我與她相逢的精神橋樑斷裂了。某種寧可將世界簡單化的心理與詩人在另一環境中遭受的政治批判當然不同，但是否有隱約的聯繫？吳煦斌以兩個年輕讀者的相知

與分手，暗示了這一點。《木》與吳煦斌的另一中篇《牛》一樣，表層的敘事內容是主人公對外部世界裏奇人奇事的尋求，內涵的寓意則在於展示尋求者自己精神上的成長。只有執着和包容的態度才可以體悟到某種永恆的美，這種美也充實着、證明着執着和包容的態度的意義。小說以「木」作爲主導意象，編織了一個完整的意象網絡，形成表現人物和主題的豐富肌理。與詩人現在的處境相關的是叢林盡頭的木屋、飛揚的木屑，無數碎裂的甚至正在腐爛着的木塊；這一切烘托着老人麻木的表情和機械的鋸木動作。木如死去的樹，這裏的意象羣點染了詩人的現實遭遇，映襯了他體內的衰頹。與之相比，第一次約會中的她「張開手接着從樹上掉下來的葉子」，「我嗅到她身上樹葉的清純的香氣」，樹葉和葉片的芬芳氣息代表着她在我心中喚起的美感。發現那首咏樹的詩形成作品中的一個高潮，由此，前面的意象呈現新的意義。老人俯身鋸木「彷彿一種暗示、一種堅持」，他撫觸木的氣味、木的條紋，如詩中所言，「縈繞在一切狙擊、衰敗、破滅和死亡的窪穴上方，達向河流的歌唱。」當我真正進入他的詩的空間，我也重新發現了詩人。我再去探訪他時，察覺到先前不曾注意的一整間屋子瀰漫着新伐的木香。「木的香氣彷彿是樹的生命在延續，是不朽詩篇的象徵，又彷彿與垂落的樹葉、與短暫的葉香形成一種比較，意味某種恆常悠久的美。吳煦斌創造的這些意象，充盈着爲批評家所稱道的「陽剛之美」，在艱澀的文字敘述中透出明朗的光芒。她作品的寓意往往如核桃仁一般隱伏於堅硬坎坷的桃殼裏，需要仔細地剝離才能品味。小說結尾處，失去了少女溫情的我對老人誦讀自己的詩，渴望着傾聽和理解；終於，他感覺到老人的注視，捕捉到一個回應的手勢。這是心靈開啓的一瞬間，一個令人如此震撼的瞬間，木的意象再度出現，它給人強烈而複雜的刺激；顯示出人物心靈的震動：「我嗅到風中強烈的木的腥氣和陰影裏的霉濕，翻捲的木屑充塞滿了我的呼吸，：：太陽仍然照着，我聽到了我身體裏寒冷凝結的聲音，我僵住了。」

(艾曉明)

(待續)